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柳宗元資料彙編

上冊

中華書局

1964

K825.6/258

:1

1964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柳宗元資料彙編

上
冊

吳文治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柳宗元資料彙編/吳文治編. - 北京:中華書局,1964
(2006 重印)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ISBN 7 - 101 - 04056 - X

I. 柳… II. 吳… III. 柳宗元(773 ~ 819) - 研究
資料 IV. I207.4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127073 號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柳宗元資料彙編

(全二冊)

吳文治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24% 印張 · 526 千字

196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數: 8101 - 11100 冊 定價: 48.00 元

ISBN 7 - 101 - 04056 - X/I · 540



柳宗元像

〔清〕上官周作

（據《晚笑堂畫傳》複製）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

古賦

佩韋賦

并序○西門豹性急故佩韋

以自急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事見韓非子范丹自以猶急不能從容常佩韋以自戒事見後漢書據集有與呂溫書云自吾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堦室此貞元末事也時公願學中庸見於文字者甚多賦亦當作於貞元二十年後數非○韋雨切

柳子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即壯之

壯一作狀之即

南宋刻本《河東先生集》書影

(咸淳廖氏世綵堂刻)

重印說明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爲我局上世紀五十年代起規劃之大型叢書，數十年來，陸續出版二十餘種。然時日睽遠，多已售罄。今應學界需求，爰擇其要者，據舊紙型重付印製。復請原編者審閱，凡有修訂及增補，則筆諸後記。又叢書中所收各書，原或題「某某卷」，或題「某某詩文彙評」，爲稱引方便，茲將書名統一改作「某某資料彙編」，各書中縫則不作改動。繇此而致之不便，讀者幸鑒及之。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前言

柳宗元是我國唐代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爲了摸清楚歷代學者對他研究的底細，近幾年來，編者結合自己的研究工作，較爲廣泛地瀏覽了中唐以後的詩文集、詩話、筆記、史書和類書，輯錄成這本資料集。

本書收錄的資料，包括從中唐迄「五四」一千一百餘年間帶有代表性的評述四百六十餘家，輯錄圖書四百八十餘種，按時代先後順序排列。選材以對柳宗元的思想、詩文創作等進行評述的資料爲主，也選錄了一部分有關柳宗元的生平事蹟及考辨其作品真僞的較爲重要的資料，屬於作品字義疏證的資料，也酌予收錄。

從本書收錄的資料中可以看出，歷代對柳宗元的研究從未間斷，而宋代和清代研究者尤爲衆多，現在看到的一些較好的柳集箋註本和較有價值的評論，大多產生於這兩個時代。晚唐、金、元資料較少，明代有個別學者對柳宗元的思想、創作發表過值得重視的意見，但一般說來那時對柳宗元研究的成績是不大的。鴉片戰爭至「五四」，中國社會起了很大變化，學術研究開始有了新的發展，專門研究柳宗元的論文和專著在這時也增多起來。雖然這時研究者的觀點和方法，仍然主要是封建的或資產階級的，但他們對柳宗元的研究，顯然比前人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從本書所錄資料的內容來看，歷代對柳宗元及其作品的研究，意見是相當紛雜的。其中固然有許

多見解極其精闢，但也有不少意見是錯誤的，甚至是非常荒謬的。有一些問題，長期爭論，持續了好幾百年。爲了使讀者對歷代研究柳宗元的情況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我把各種有代表性的評述意見盡可能加以收錄。正因為這樣，所以當我們來參考或者運用這些資料的時候，就必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指導下，認真加以分析鑑別，有批判地吸取其中有益的東西；對於其中荒謬的見解，我們只能把它作爲批判的對象，以有助於我們對正確意見的深入闡發。否則，胡亂撫拾，謬種流傳，那就不是我編這部書的本意了。

在歷代學者對柳宗元的評述中，關於他的哲學思想，是一個長期爭論的中心。歸納起來，大致有兩派意見：蘇軾、朱翌、黃震、蔣之翹、何焯、蔣驥、曾國藩、王闓運等人否定和攻擊柳宗元的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如蘇軾就曾說柳宗元「以天人爲不相知」，是「小人無忌憚者」，蔣驥把《天對》比作令人可憎的「附贅懸疣」，何焯斥《天說》「實昧其本」，都用盡了挖苦和誹謗的字眼。另外，像劉禹錫、黃伯思、李塗、史繩祖、郎瑛、王文祿、張自烈、尤侗等人則積極支持和贊揚柳宗元的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當柳宗元以其無神論思想批駁韓愈「天刑人禍」之說的時候，劉禹錫就一連寫了三篇《天論》支持他。王伯思稱贊柳宗元在《天對》中對屈原《天問》所提出的問題的探索是「深弘傑異，析理精博」。郎瑛也贊揚柳宗元的《非國語》是「以正理而矯淫誣之辭」，認爲劉章作的《非非國語》決不能與它相比。當然，我們今天來看這兩派意見，也應該有分析地具體對待。有些人，像劉禹錫那樣，比較深刻地闡發了柳宗元的哲學思想，而很多人對柳宗元哲學思想的肯定或否定，則是僅從某一方面着眼的，而且往往是表面的。

柳宗元曾參加過王叔文政治集團的活動，古代的一些歷史記載，很多因此對他進行了誣蔑和攻擊。新舊《唐書》對他的評述，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韓愈是柳宗元的朋友，也不止一次地指責他「不自貴重顧藉」，不能「自持其身」。他把柳宗元等在政治上的革新措施，誣蔑為「小人乘時偷國柄」；把宦官擁有的武裝，硬說是「天子自將非他師」；把王叔文集團的拔擢人才，譬之為「狐鳴梟噪爭署置」。後來，王十朋、黃震、錢謙益等人，也都發表了一些從政治上攻擊柳宗元的意見。但是，也有一些人持不同意見。范仲淹、嚴有翼、葉適、趙彥衛、王夫之、王鳴盛等都發表過較為公允的意見。他們都嚴厲批評當時作史的人對於王叔文、八司馬事件評述的不當，從而肯定了王叔文政治集團的積極處，說明了他們所以被讒的原因。這種見解是可貴的。

歷代對柳宗元文學作品思想性的評價，也有不同的意見。有些人對柳宗元作品所顯示的進步的思想傾向表示不滿。如王若虛就認為柳宗元的作品「惡語多而和氣少」。桐城派對柳宗元的指責是歷史上出名的。方苞指責柳文「言涉於道，多膚末支離」，雖「文筆古雋，而義法多疵」。這種看法，對他的弟子有很大影響。與此正相反，也有不少學者肯定了柳宗元作品的進步思想。葉夢得就贊美「子厚《天問》、《晉問》、《乞巧文》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謝枋得也稱道柳文「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即便是以自然山水為題材的遊記散文，茅坤也認為他「借石之瑰瑋，以吐胸中之氣」。柳宗元的一部分作品揭露了封建統治者的腐朽和黑暗，因而遭到一些封建士大夫的指責和曲解，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實，正是因為柳宗元敢於對黑暗腐敗的封建統治勢力發表「惡語」，敢於不「達」腐儒之

「理」，他的作品才在文學史上放出光芒！當然，由於時代和階級的限制，柳宗元在文學作品中對於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社會的揭露，一般還只能是某些局部的揭露，他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封建社會的那個舊制度。他對封建黑暗勢力的揭露，究其實質，也不過是對那個社會愛之愈深責之愈切的一種表現而已。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在他的集子裏，無論散文或詩、賦，即便是其中最優秀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消極落後的因素，因此，我們今天來讀柳宗元的作品，就必須採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和批判的態度，決不能盲目地加以吹捧。

柳宗元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前人給了他較高的評價。韓愈稱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高似孫贊它「卓偉精緻」。蘇軾說柳詩「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這被認為是最好的評語。其後，楊萬里稱它「句雅淡而味深長」，劉克莊稱它「高簡要妙」。姚鼐有兩句詩：「史潔騷幽並有神，柳州高詠絕嶙峋。」這是道出了柳宗元文學作品的藝術特色的。另外，前人研究柳詩的藝術風格，往往喜歡把他和陶淵明、王維、孟浩然、韋應物等人作比較的研究，從這種比較中也可以豐富我們對柳詩風格的認識。

關於對柳宗元歷史地位的評述，就哲學史方面而言，前人頗多分歧意見，本文前已述及。至於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少人是對此肯定很高的。比如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吳善推他為「一代宗工」，張敦頤贊揚他和韓愈一道，使文壇的「猥并之氣」，「江左餘習」，「粹然一返于正」。對於他的詩歌，譽之者也不亞於他的散文。明人瞿佑甚至把他與李、杜並稱，認為「唐詩前以李、杜，後以韓、柳為最」。

韓柳優劣之爭，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長期存在的。南宋學柳者多，故揚柳者亦多；清代桐城派奉韓爲不祧之祖，故抑柳爲甚。歐陽修說，韓柳「爲道不同，猶夷夏也」，「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黃震也說，即以文言，「韓文論事說理，一一明白透澈，無可指擇者，所謂貫道之器歟」；柳「則是非多謬於聖人，凡皆不根於道故也」。因此，他們都認爲韓柳不能並稱，當「稱韓李，李指李翱云」。桐城派完全接受了他們的這種觀點。晏殊、劉熙載等人則認爲「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闢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嚴羽還直截了當的說，「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劉克莊認爲「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尙非本色」。從兩派言論來看，揚韓抑柳派抑柳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柳的思想不完全合乎正統的儒家之道，以及他參加了王叔文政治集團的所謂「失節」。而揚柳抑韓派則比較重視文學作品的藝術性，雖然他們有的也贊成儒家之道，但他們不贊成把文學作品完全變成爲儒家說教的「貫道之器」。

柳宗元的古文理論及其在古文運動中的作用，不少人的評述也是肯定的。白珽就認爲僅《答韋中立書》一篇，論「爲文之法」就很完備。張伯行也認爲「子厚不欲以師道自居」，但「自敘其所以爲文之本，則皆精到實詣，足與韓昌黎並轡中原」。韓愈和王譙等人的有些言論，也都稱贊了他在唐代古文運動中的卓越貢獻。

柳宗元對後世文學有一定的影響。蘇軾曾受到柳宗元的影響。前人如呂本中、元好問等都已指出。他在嶺南時，把陶淵明和柳宗元的詩文集「常置左右，目爲二友」，而且諄諄告誡兒孫輩要熟讀柳

文。就文學作品來看，在文學史上不僅揚柳的人學柳，抑柳的人同樣也有在某些方面接受了他的影響的。比如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他的遊記散文，就明顯地可以看出他與柳宗元山水遊記的聯繫。

歷代對柳宗元研究的一般狀況，編者作了如上極其粗略的介紹。這一些膚淺的感觸，也可能有不妥之處。

本書在編輯過程中，曾得到北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華書局、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以及校內外許多同志的熱情支持和幫助，謹在此深致謝意。由於編者的水平有限，本書在資料的收錄和編排方面，一定還存在着不少缺點和謬誤，期望得到專家和讀者們的批評指正。

又，這部資料稿於一九六二年暑假完成，並交中華書局出版。在這以後，編者又陸續編得一些資料，但因排校已竣，爲了不致影響版面，故作爲補編附後，特此說明。

吳文治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於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

目次

一 唐五代

韓愈

一 皇甫枚

一五

劉禹錫

七 司空圖

一六

皇甫湜

三 范攄

一六

元稹

三 張讀

一七

吳武陵

三 莫休符

一八

李肇

一四 馮贄

一八

趙璘

一四 劉昫

一九

鍾輅

一五 王定保

二〇

二 宋代

田錫

二 姚鉉

二三

柳開

三 穆修

二四

王禹偁

三 廖偁

二四

石介	二六	闕名(勅賜靈文廟額牒)	五
范仲淹	三〇	陳師道	五
宋祁	三一	王讜	五
梅堯臣	三三	晁補之	五
歐陽修	三四	龐元英	五
司馬光	三五	張耒	五
吳縝	三六	劉斧	五
王安石	三六	闕名(五色線)	五
張唐英	三七	李廌	五
王令	三八	晁說之	五
沈括	四〇	蔡啓	五
蘇軾	四一	曹輔	五
陳輔	四九	薛昂	六
孔平仲	五〇	王直方	六
黃庭堅	五〇	唐庚	六
呂南公	五一	洪芻	六

惠洪	六	李頎	六
范溫	六	周紫芝	九
葉夢得	六	呂本中	九
邵博	六	吳炯	八〇
何蓮	六	莊季裕	八〇
黃伯思	六	張戒	八〇
蔡條	六	陳善	八一
張邦基	六	陳巖肖	八三
吳處厚	六	許尹	八三
闕名(南窗紀談)	六	晁公武	八四
汪藻	六	葛立方	八六
胡仔	七	吳曾	八八
施德操	七	丘崇	八九
許顥	七	方勺	九〇
朱弁	七	龔明之	九一
吳可	七	沈晦	九一

徐 度	九三	陸 游	二三
胡 寅	九二	范成大	二四
朱 翌	九四	周必大	二四
文安禮	九五	王明清	二五
李 棨	九五	楊萬里	二五
王剛中	九六	曾季狸	二六
嚴有翼	九六	吳 沆	二七
李 石	九六	朱 熹	二八
王十朋	九九	陸之淵	二四
姚 寬	一〇一	樓 鑰	二五
韓元吉	一〇二	李季可	二六
程大昌	一〇三	呂祖謙	二六
洪 邁	一〇四	陸九淵	二七
黃 徹	一〇九	葉 適	二八
陳知柔	一一三	張敦頤	二八
計有功	一二三	王 楙	二九

孫奕	一三	羅大經	一四
趙彥衛	一三	戴埴	一四
張昞	一三	嚴羽	一四
敖陶孫	一四	劉克莊	一四
高似孫	一四	吳子良	一五
韓醇	一六	魏慶之	一五
姜夔	一六	高斯得	一五
錢重	一六	方岳	一五
趙善楷	一六	陳振孫	一五
黃翰	一四	黃震	一六
李塗	一四	史繩祖	一六
真德秀	一四	趙與峕	一六
魏了翁	一四	王應麟	一七
張世南	一四	謝枋得	一七
俞文豹	一四	周密	一七
張端義	一四	葉寘	一七